



天狼星书系
SIRIUS SERIES

符珑译一著

心理 猎人

MIND
HUNTER

催眠、精神分析、系统排列、隐形
一群心理学专家的角力
一场高智商、高科技的对决



法律出版社
LAW PRESS·CHINA



天狼星书系
TIANLANGXING BOOKS

心理 猎手

MIND
HUNTER

符珑译 著



法律出版社
LAW PRESS ·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理猎人 / 符珑译著. -- 北京: 法律出版社,
2018

ISBN 978-7-5197-2673-7

I. ①心… II. ①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6004号

心理猎人
XINLI LIEREN

符珑译 著

策划编辑 张发靖
特约编辑 黄梦梦
责任编辑 王 晗
装帧设计 乔智炜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
责任校对 郭艳萍
责任印制 沙 磊

编辑统筹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 72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张 16.5
字数 206千
版本 2019年2月第1版
印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 /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网址 / www.lawpress.com.cn

投稿邮箱 / wanghan@lawpress.com.cn

举报维权邮箱 / jbwq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 / 010-83938347

咨询电话 / 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/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销售电话:

统一销售客服 / 400-660-6393

第一法律书店 / 010-83938334/8335 西安分公司 / 029-85330678 重庆分公司 / 023-67453036

上海分公司 / 021-62071639/1636 深圳分公司 / 0755-83072995

书号: ISBN 978-7-5197-2673-7

定价: 49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心理大赛 / 001
- 第二章 法老之蛇 / 024
- 第三章 勒索谋杀 / 051
- 第四章 假亦真真亦假 / 078
- 第五章 生物催眠假想 / 088
- 第六章 林薇的嘱托 / 107
- 第七章 她成了浮尸 / 119
- 第八章 教授的原罪 / 135
- 第九章 诸多秘密 / 157
- 第十章 非官方行动 / 180
- 第十一章 完美嫁祸 / 212
- 第十二章 罪恶长廊 / 231

“距离比赛还有十分钟，请诸位参赛者及时领取地图手册，核实身份后入场。”

一阵标准又柔美的播音，引导着大家来到一间小木屋前。他们神态各异，比赛还没开始却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身边的人，以免中了什么心理暗示的诡计。

而就在半小时之前，有一名神秘人悄然潜入了摆放地图手册的木屋，并从背包后取出了另一沓几乎完全相同的地图手册，将其替换掉，随后迅速地离开了。

一名女参赛者非常认真地阅读着地图手册，希望借此制定出“战术策略”。地图大致分为十二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都用圆形圈住划分了出来，类似吊环，又形似套索。她窃笑了一下，似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。

这个女人脸上没有皱纹，白白净净，看样子只有三十多岁，眉宇之间有着雍容的书卷气，不过眉毛稍直，又显示出了凌厉的味道。她眉头微微一蹙，这地图手册唯一令她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是多数区域都用了红色或者淡红色，这是在暗示着什么？红树林吗？

她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参赛者，发现大家也都浮现出同样的疑惑神情时，才放心了——至少大家都没解读出来。

她随着人群陆续进入了比赛场地，然后就“各奔东西”了。两小时后，体力有些不支的她，在一棵老树下坐了下去，正当她一边喝水解

渴一边感受微风的时候，树上的老藤摇曳了起来，还来不及反应，她的瞳孔就猛然扩大了——绞刑架赫然映入眼帘，作为女囚的她，彻底崩溃了。

面对可预知的死亡威胁，她吓得缩紧了身子，不停地朝后退，干涸的嘴唇不停地颤抖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身子抖得如秋风中的落叶。

紧张的心跳声，急促的呼吸声，在静得有些诡谲的气氛下，异常清晰。

她拼命地挣扎着，撕心裂肺地哭闹着，两名身材魁梧的刽子手合力才能勉强控制住她，他们几乎是用尽了全力才把这女人给拖上了绞刑台。

当距离死神又近一步的时候，她那歇斯底里却羸弱了许多……

她忽然软了下来，眯着眼睛，蜷缩的手指颤抖着指向绞刑绳套，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半点声音。

伴随着不规则的细碎窸窣声，失控的尿液打湿了她的脚。

绞刑架的踏板上画着一双黑色脚印，一名刽子手架着酥软不堪的她，另一名刽子手则细心地将她的双脚对齐黑色脚印的位置。

“不……”她极为勉强地在临死前挤出了一个字。

白皙的脖子被套上绞索后，她的脚下便落空了，很快，她那挣扎的双脚便不再动弹了，她所希冀的未来，也于此终止。

“又淘汰了一个，合格者只剩下十个人了吗？”一阵略微尖锐的声音说道，不多一会儿又转为低声轻笑，不再说什么。

“老张，你设置的催眠幻境，已经淘汰掉多少届参赛者了？数都数不过来了吧？”一道温润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传来，带着几分嘲弄的冷意，说话的人正是协助举办这次心理大赛的刑警队长赵志国。

这个被称为老张的男人，是与赵志国一同从警校毕业的天才学员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赵志国成了令人敬畏的刑警队长，而他，张渊博，也成了心理学博士，更是业内的泰斗，心理学大赛那千奇百怪的“题目”，

自然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张博士目不转睛地盯着监视器，脑子里的复杂想法使他时而高兴，时而忧郁。连老同学赵志国，也难以揣摩出这个怪人的心理。

“半小时前的那三个人的表现有点意思，面对死亡的催眠情境，居然还能神态自若。真想看看他们现在都行进到哪一步了。”怪人张博士拉高了声调，他的声音与他的年龄、形象，都出奇地不吻合。

“不过他们都已经偏离了监控区，或许是太有主见了，都不爱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待着。”赵志国从一旁拿起了决赛成员的名单，百无聊赖地瞅了眼，毕竟他协助老同学举办心理学大赛多年了，也没见过几个所谓的优秀“种子”。

就在这时候，特殊监控室外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旋即门被推开了。

“小绍，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敲门是一种基本礼仪。”赵志国批评道，而张博士依旧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。

“不好了！赵队！犯罪嫌疑人黎厚健，在去做精神鉴定的路上杀死了随行警察和护士，逃了！”前来汇报情况的小绍脸都急红了，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。

“什么？你们怎么搞的，居然让他逃了？还出了这样大的事！”

“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别磨磨唧唧的，挑重点说！”赵志国确实着急了，这个黎厚健，可是他扳倒毒梟冯国峰的重要棋子。

“我们已经就近展开全面搜捕，可是他逃跑后消失的地点，就在心理学大赛场地的附近，他很可能已经……”小绍欲言又止。

他很清楚这场比赛吸引了全国的心理学高手参与，并且媒体也很关注，如果比赛中断，难以向大众交代；但是不中断，疯子黎厚健可能会在赛场内杀人，后果也同样不堪设想。

“心理学赛场是湖中岛，就算特警展开全面围捕，也需要时间，况

且那样更容易导致黎厚健狗急跳墙，威胁到参赛者的生命安全。最关键的是，复杂的地形和浓密的森林，也不好安排狙击。”赵志国一拳撞在了桌子上。

“志国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很急躁。”张博士终于把目光从监视器的内容回放上移了过来。

赵志国眉头一蹙，脸色铁青。

“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

“我相信这一届的参赛者，也许有能力抓住这个凶徒。”张博士拔高了声音，用刺耳的分贝激动地说道。

赵志国倒是沉默了，因为这本身就不是普通的心理学知识竞赛，而是心理协会与公安合作举办的特殊比赛，意在成立“心理猎人”小组，专门负责最棘手的异常案件。

如果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才，连应对凶犯的能力都没有，那就只是纸上谈兵而已。

“你能保证参赛者的安全吗？”赵志国低沉地询问道，眉头仍旧紧锁着。

张博士点了点头：“最初我在区域安排和人员配置比例上，都做了多重方案，他们的分散度以及个人应对能力都足够自保，这本身也是为了防止意外状况的发生，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实施救援。你也很清楚黎厚健是具有偏执型人格的人，心狠手辣，所以要尽快行动。”

赵志国提醒道：“我们得尽快，气象报告说有场暴雨将至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的救援。”

“还没被淘汰的参赛者有十人，要不我们广播通知一下，让他们注意第十一号？”小绍走到了监视器前，思考着提了个建议。

赵志国一挥手：“就这样办，通知他们能自己回来的就赶紧回来，回不来的，就隐藏好自己等待救援！”

“让参赛者提前知道他们的处境，有利于躲避甚至协助抓捕罪犯，

但是我们的广播并没有覆盖所有的区域。”张博士猛然扭过头，意识到广播还是存在缺陷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些参赛者在分散的情况下，未必会知道闯入的第十一个人是谁。”赵志国沉思了片刻。

“心理猎人的任务，就是要面对一切突发的情况，而代价就是生命随时会遭受威胁。这三棵好苗子可不能在这个意外状况中天折了！”张博士那尖锐的嗓音，差点没贯穿赵志国的耳膜。

赵志国取出了地图，和张博士开始焦急地制订救援和围捕方案。

心理学大赛的场地设置在一座湖中岛上。

岛上森林密布，黑色的叶片、枝干给人的感觉极其压抑阴森。一些蛇形毒物缠绕在几十丈高的树干上，冰冷到没有任何温度的梭形瞳孔死死地望着来人的方向。

饶是参赛者再大胆，看到这些形状可怕的蛇形毒物，身上的汗毛依然会一根根地竖起来。

只不过参赛者都相信自己的生命是有保障的，虽然签署了“生死合约”，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场会玩命的比赛，况且多年来也没出过人命事故。

在这偌大的黑森林中，程浩然的身影正穿梭其间。他俊美的脸上噙着一抹放荡不羁的微笑。只不过左眉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，是俊脸上的小小瑕疵。

夕阳西下，他的身影在地面越发瘦长起来，像细线似的。橘黄的光跳跃在男子的身上，淡淡的阴影给那张俊美却不失坚毅的脸庞增加了几分稚气和柔和。

在找到一棵粗犷又散落着叶须的大树后，他坐了下去，背靠着树干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一直觉得有人跟着他。

他心里抱怨着，那个催眠植入的绞刑台考验，确实太吓人了，要不

是自己心理素质过硬，估计已经被淘汰了。

最可怕的是——几乎所有的参赛者都不知道自己被植入了绞刑台的心锚，以至于在不确定的时间或场景，突然就会陷入幻境当中。所幸的是，熬过去之后，催眠幻境也就结束了。

“真见鬼，出题的张博士心理到底有多阴暗！况且决赛场地怎么会设置在这种地方？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冠军肯定是我的。”程浩然搓了搓手，望着远方逐渐微弱的夕阳，觉得要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才行。

他稍作调整便提起背包继续前进，否则夜幕完全降临之后，又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了。

他往前走没多远，发现一些树木和草丛出现了被人劈砍和踩压过的痕迹，他想，沿着这痕迹走，说不定能偷袭到开路的人，从而减少竞争对手。

但这是心理学大赛，如果纯粹凭借直觉去行动，只会令自己早早就被淘汰。

程浩然不打算偷袭谁，所以他并没跟着那条开辟出的路来走，相反地，他选择了容易暴露自己的小河，沿着河流走。

黄昏时的小河是那样安逸，血红的夕阳把河水染得通红。在晚风的抚摸下，河水荡起了无数的涟漪，犹如一条条红绸轻轻地流动着。

夜色降临，程浩然走到一片灌木丛时，一侧身就钻了进去，甩掉跟踪他的人。

果然，一直不动声色的三个跟踪者在程浩然消失的地方搜索一阵之后，一无所获，悻悻离去。

躲在树上的程浩然看没了动静，才悠然落地继续前行。

夜色越来越重，森林里也起了薄雾，程浩然只能艰难地前行着，心理大赛对于每名参赛者的要求都不一样，所以人人自危。

就在他摸索着走了好一段路之后，居然恰巧看到了追踪他的三个人，但那三人似乎又找到了其他的“猎物”，一拥而上之后，传来了女

人挣扎的声音。

他踌躇了片刻，还是决定多管闲事，尽管他很清楚设计者的构思——为了胜利不择手段，勾引出人性最阴暗的那一面。

在这比赛中不断显露出自己阴暗面的，其实已经被淘汰了。

程浩然原本只需要不断地躲避，并且表现出“君子”风范即可。但是现在他却不能坐视不理了，三个男人欺负一个女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

当程浩然拨开与人齐高的草丛，大步流星地奔至求救声传来的地方时，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……

三个男人居然互相厮打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们竟然面无表情，即便挨到了拳头，也似乎没有什么痛感。

精通精神分析的程浩然很清楚，在连应激性创伤障碍都来不及造成的反应时间内，怎么可能又转变得泰然自若，而且还是边打人边露出淡定的神情！

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被操控了……

他来不及多想，匆匆赶到了那求救的女人身边，可当他扶起那个女人的时候，她居然径直从地上抓起一支尖锐的木枝，朝着他的腹部刺了过来。

程浩然一个激灵，双腿骤然发力，身子下意识地往后躺了下去，虽然勉强躲避过这一击，但是他的手臂却被深深地划到了。

但是那女人速度极快，程浩然猝不及防，就被她骑到了身上，当凛冽的月光跃过他的视线时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那女人的头部重重地挨了一棍，她随即顿了顿，然后摇摇晃晃地瘫倒在了一旁。

程浩然这才松了口气，他知道被救了，于是冲着黑暗中模糊的人影说道：“感谢大侠相救。”

“差点就丧命了还有心思贫嘴？”

出乎程浩然意料的是，救他的居然是一个女人。

她蹲了下来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却绝不是让人惬意的笑容，笑里充满骄傲的味道，而她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也饱含了讥讽。

在一处偏僻窄浅的小山洞内，柴火燃起的微弱火花勉强支撑着阴冷的寂夜。

“我叫程浩然，擅长精神分析，参加这次大赛吧……就是想赢得奖金，开一家自己的心理诊所，只接想接的客户，只帮那些值得被帮的人。虽然我知道这样会倒闭，但只要我高兴就好。”程浩然折断了一支细木，丢进了火堆中。

“哦？挺好的。”她冷冷地回应着，让本来就寒冷的环境，变得更加尴尬。由于她坐在较高的大石块上，就连目光都成了居高临下的样子。

“别那么冷漠嘛，我得感谢你帮我包扎伤口呢。况且来参加大赛的人，好歹都是在心理学上有造诣的，难道连心理学入门基础——共情都不会吗？”程浩然故意调侃道，抬头看了一下这个冷漠的女人，还挥了挥被包扎好的手臂。

随着视线上移，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张完美无瑕的脸颊上，白皙的肌肤犹如吹弹可破般，泛着健康而动人的红润，脸颊之上噙着一抹轻柔的笑容，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柔和感觉，仿佛只要看到她的笑容，心中的种种焦虑，便会在顷刻间荡然无存，充满着异样的魔力。

这样的女子，就犹如那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仙女般，完美无瑕，却又难以接近……

“白可。”她淡淡地说。

“我叫程浩然。刚才那些人为什么会互相厮斗？”程浩然有点明知故问地提起这件事情，顺便看看白可的实力。

“他们都被催眠了，但不是催眠我们的那个老头干的。他植入的潜意识恐怖却无害，但是那些人，却都已经变成了人皮傀儡，受到的精神创伤短期之内估计是难以恢复了。”白可轻咬着下唇，似乎对这种无差

别的精神伤害感到深恶痛绝。

“人皮傀儡，形容得太贴切了！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心理学高手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……”程浩然不免有所担忧，按照历届大赛都不会出事的情况来看，刚才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是那怪老头安排的，而是真的要出大事了。

让程浩然耿耿于怀的是，那些人倒下之前依旧是木然的神情，更严重地说，就算是昏迷都没解除被控制的状态。

能催眠到这种程度，而且还是团体催眠，这凶手的实力不容小觑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凶手的意图又是什么？

诸多的烦恼袭来，思绪凌乱不堪，程浩然拾起了一块较为别致的石头，看了两眼之后，便随手扔到了身后。

“你是孤儿？”白可难得主动说话，却如此尖锐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程浩然倒也坦然，虽没直接承认，但总比支支吾吾掩饰得好。

“篝火带来温暖，意象是家庭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直觉并不是寻求家庭帮助，而是选择了冰冷却别致的石头，继而又把它丢掉，可见到现在为止，能真正帮助你的人，还没出现。”白可的眼神有所变化，她看程浩然的时候，柔和了许多。

程浩然咽了口唾沫，没想到这女人如此厉害。

“你擅长的手法难道是……”

“没错，系统排列。根据物品的位置，能分析出对方的潜意识，甚至是人生经历。”白可的目光游离着，语气也没那么生硬了。

“你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吧，而且应该是跟随着母亲。”程浩然一改那不正经的表情，压低了声音，以表明他不是开无聊的玩笑。

白可有些吃惊，不过她很快淡定了下来。

程浩然也不是那么不知趣的人。分析别人的故事经历，并不是用来咄咄逼人的，而是为了更容易体谅别人的感受。

就在他准备熄灭篝火，让白可休息时，她却开口了：“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她的语气中略带着不为人知的悲凉。

“童年就处于单亲家庭的女生，尤其是跟随母亲生活的孩子，她们对男人的情感会尤为复杂，爱恨交错，既好奇又设立层层心理高墙进行防御。”程浩然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，但还是说出来了。

谁知道白可凑了过来，蹲在了程浩然的身旁……

火光照耀着两人的面庞，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弥散在这狭小的空间当中。

白可俏皮一笑，一反常态地用食指戳了戳程浩然的额头，说道：“你猜错了，看来精神分析你还没学得足够好哦。”

程浩然苦笑了一下。

“好了，休息吧。这次的比赛一定是出现事故了，明天还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天，警察应该在找我们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只要能安然无恙就好。”说罢，白可推了一下土堆，便把篝火熄灭了。

她找了个较为平坦的地方，蜷缩侧卧着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程浩然悄悄地白可盖上了他的衣服，他坐在了洞穴入口处，手里捏着一块尖锐的石头，守护这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。

月色姣好，程浩然回头望了望呓语的白可，微笑着喃喃自语道：“我的精神分析确实该再学一学了，如果能分析出你的全部过往就好了。”

豆大的雨滴时缓时急，杂乱地敲打着清晨的洞穴口和那黑压压的浓密森林，宣告着雨势的来临。

程浩然遥望了一下初亮的天际，轻叹了口气，把脸深深地埋进了自己单薄的背心当中，尽力想暖和一下冻僵的鼻子，就算没多少效果，至少这个行为能让他感觉到一点心理上的暖意。

由于坐了一宿，而且这森林环境又出奇地寒冷，程浩然感到脚已经

麻木了，于是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在泥泞的土地上跺着脚，保持着自己血液的循环。

他闷闷不乐地注视着不远处的森林，按理说警察应该来救援了才对。也许是因为森林覆盖面积过大，而他们身上又没有通讯设备，才导致了救援时间的延长吧。

身心疲惫的他，突然看见浓密的灌木丛中晃过一道人影，这让他的困意陡然消失了。他紧握着尖锐的石头，以防对方发动袭击。

雨越来越大，也许其他参赛者仍沉浸在这错综复杂的比赛环节中，而不知危险已降临。

由于洞穴很浅，光是白可蜷缩的身体，就已经占据了大半的空间。密集的雨点随着猛烈的风灌进了洞穴中。为了不让白可被雨淋到，程浩然一边不断用手掌搓着双臂，一边站在了白可的前方，为她挡风遮雨。

当白可微微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柔亮的光线让程浩然那不算魁梧的身躯显得无比伟岸。

听到身后有动静，程浩然回头看了一下，柔和地问道：“你醒了？睡得还好吗？”

白可看见嘴唇略微发紫的程浩然，再看到他身上那单薄的背心，心有愧疚地赶紧从身上脱下了程浩然的外套，递还给了他。

“没事儿，你先穿着。我不冷。”程浩然咧嘴笑着说道，可是那不争气的牙齿，居然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，咯咯作响。

“你还是赶紧穿上吧，在救援到来之前，我们还不知道要熬多久。”

程浩然只好苦笑着接回了外套，他恨不得立刻就把自己裹进这外套中，但又要保持型男形象，只好不紧不慢地穿了上去。

“真暖和……”他的内心不免发出一阵感慨。

看到程浩然脸上那抑制不住而流露的满足感，白可不禁抿嘴窃笑了一下。

“喂喂，我说你也太没同情心了吧？这骤降的温度，要是没感觉那

才奇怪！”程浩然嘀咕着为自己争取形象。

就在这时，洞穴口倏然出现一个黑影，白可微微皱眉之际，程浩然猛地转身，将那个不速之客顶在了岩壁上。

程浩然左胳膊架在对方的脖子上，右手高举着尖锐的石头，随时都可以制裁对方。

来人是个左臂有伤的中年人，他双眼细长，鹰钩鼻子，一身煞气，让人一见就不禁打了个冷战，想敬而远之，而且这中年人的身材魁梧，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反扑。

“你要伤人？你不会的，你眼中没那样的东西。”中年人冷笑着说道，他看见程浩然握着尖锐石头的右手还在颤抖。

白可悄悄地在一旁也摸起了一块石头，以防不测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即便程浩然确实不会下狠手，他也不能放松警惕。

也不知道是气温骤降的原因，还是这中年男人过于凶神恶煞，程浩然质问对方的声音略带哆嗦。

“年轻人，你先看看我的制服，真动手了，你的罪可就重了。”中年男人摇了摇头，似乎是觉得现在的小年轻就是充满戾气，还是需要沉淀。

由于两人贴得很近，刚才程浩然的行为又是一系列的条件反射，所以他确实没来得及看清楚对方的衣着。

“要不先放开他吧。”白可也意识到这个中年男人穿的居然是警服，按照时间推算，确实也该有警察搜寻到附近了。

程浩然一愣，他倒是没注意到这些。于是放开了中年男人，但是握着尖锐石头的手却不曾松懈。

这男人顺了顺胸前的警服，一脸淡然地扫视了一下洞穴的内部，然后稳重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没多久其他的警察就来了。”

“别废话，你是警察的话，为什么连通讯装备都没有？！”程浩然虽然不像白可那样，能通过系统排列精准读取对方的潜意识，但是他的分

析能力和洞察力也不逊色。

“你看到我手上的伤了吗？这里有逃犯，刚才搏斗之后，让他跑了。通讯设备也损坏了。所以我想先躲过这场雨再说，有什么不正常吗？”

“怎么称呼你？”程浩然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但是对话的内容太少，信息量不够，这也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小弊端。但是他身边有白可这样的系统排列高手，只要一会儿，白可肯定就能看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“你们叫我黎叔就好，大家都是这样称呼我的。”中年男人不卑不亢的态度，还颇有几分老干警的风范，只是那锐利的目光中暗藏着狡黠，淡定的肢体语言中隐隐透着侵略之势。

“黎叔过来这边休息一下吧。”白可起身让出了一个干净的位置，伸手示意。

白可起身时，在身前随手撒下了手指那么长的木枝、拇指大的不规则小石头以及一片残破却透露着绿色生命的叶子，黎叔要坐下的话，有好几种选择——扔开其中一个象征物，扔开多个象征物，或者索性都不扔。

黎叔走到白可让出的位置那儿，低头一看，在干净位置的外围上，还有那么几个细碎的小物品。一般人在这样尴尬的时刻，都会有意无意地随便拿起一个来摆弄。

“黎叔，当警察应该很不容易吧？”白可清甜的声音以关怀的音调隐藏了她的怀疑。

黎叔并没有与白可的目光接触，只是低头沉闷地应了一声，旋即注意到了地上的东西。以白可的预计，如果这中年男人真是警察，那么他触摸长木枝等于选枪，选绿叶代表生命，唯独选不规则石子的话，她就得多加防范了，因为这石头意味着潜意识中的诡变和冷酷。

黎叔向那些细碎物品伸出了手，可是在空中却停顿了一秒，并且用余光瞥了眼白可。她的眼神倒也自然，并没显得过于关注。随后这个中年男人展现出一副较为坦然的样子，低沉地说道：“这石子很有意思。”